小男孩的爸爸

林教授是我們電機系的教授，他是一個典型的電機系教授，從小就一切順利，別人考高中送掉半條命，林教授在全無補習之下，輕鬆地考進了明星高中，然後就一帆風順，碩士後三年，就拿到了博士學位，說實話，他的指導教授雖然是一位大牌教授，但根本弄不清楚他的博士論文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林教授卻有一件事不太順利，他雖然有了未婚妻，卻好久沒有結婚，似乎他的未婚妻老是拖三拖四的，不論他如何努力，他的未婚妻始終不給他確定的結婚時間。

有一天，我在研究室裡，忽然接到了林教授的電話，他說他在埔里的麥當勞遭遇到了大麻煩，叫我趕快去救他一命。我趕到了麥當勞，發現他在照顧一個小男孩吃冰淇淋。這個小孩黑黑的，大眼睛，可愛極了。林教授看到我以後，安撫了一下小男孩，叫他繼續一個人吃，然後走過來，輕輕地告訴我一個好滑稽的故事。

林教授說他今天來麥當勞吃漢堡，在排隊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小鬼拉他的褲子，叫他「爸爸」。他被這個小鬼叫了爸爸，只好請他不要再叫了，沒有想到這個小鬼一點都不為所動，反而越叫越大聲，令林教授窘不堪言。有一位胖女人，一聽到林教授否認他是小鬼的爸爸，氣得不得了，她帶了一把傘，就拿起傘來打林教授的頭。林教授發現情勢不妙，趕緊替小鬼點吃的東西，陪他吃飯。現在飯已經吃完了，他又點了冰淇淋給他吃。

林教授問我該怎麼辦？我首先問他究竟是不是這個小男孩的爸爸，林教授一再地否認，他說他也不是任何小孩的爸爸。他還說，實在迫不得已，他可以利用DNA檢驗來證明他完全是被小男孩栽贓的。

我說我們唯一該做的事情就是將小男孩送給派出所，林教授同意了。他將小孩抱起來，因為這個小孩已經睡著了。到了警察局，林教授一字不提這個小孩叫他爸爸的事，只說他發現這個孩子走丟了。警察說已經有人報了案，這個孩子的媽媽病重，爸爸已經去世，孩子由阿姨看著的，但是媽媽在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加護病房，阿姨一不小心，孩子就溜到街上了。現在總算被我們找到了，警察也很高興。

警察認得我，叫我簽了字，答應儘速將小孩送回埔基去，我們到了埔里基督教醫院。孩子的阿姨看到孩子回來了，鬆了一口氣。她一再感謝林教授，也告訴我們孩子的媽媽已經昏迷，去世大概僅僅是時間的問題了。孩子呢？他不太懂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只是緊緊地抱住林教授不放，林教授打了個電話給他的研究生，說他有事，無法和他們見面，然後又給了我一個工作，要我到公車站去將他的未婚妻接到醫院來。

林教授的未婚妻聽了這個故事，覺得好好玩，她認為這事簡直有點不可思議，怎麼會有小孩子無緣無故地叫陌生人爸爸？我說也許他們有緣，這一點林教授的未婚妻很快地就發現了，她親眼看到孩子和林教授難分難捨的景象。

不久以後，林教授和他的未婚妻參加了孩子媽媽的葬禮，林教授第一次聽到原住民的聖歌，大為感動，反正他已是他們家庭的一份子，孩子已經不能離開他了。也離不開林教授的未婚妻。

林教授說他已經決定正式收養這小孩子，小孩子現在的監護人是他的阿姨，她毫無意見地答應了。南投縣社會局派人到暨大調查林教授的為人，我們這些同事當然是異口同聲地將林教授講得不能再好。果真林教授得到了一份南投縣社會局的公文，他們原則上同意林教授正式收養那個男孩子，唯一的條件是他必須在三個月內結婚，如果他在三個月內仍是單身漢，他們就要考慮別人了。

我們都替林教授捏了一把冷汗，試想他的未婚妻一直不肯確定結婚的日期，這次又如何會答應呢？沒有想到林教授的未婚妻立刻就答應了。

婚禮在小孩子山地家鄉的教堂裡進行，我們都去觀禮，新郎在祭壇前等新娘，第一個進來的卻是那個小男孩，他穿了一套全新的深色西裝，打了一個紅色的領結，一面走，一面撒花，我們大家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大家都要看這個可愛的小男孩的風采。新娘走進來的時候，我們才將注意力轉移到新娘那裡去。

我們都替林氏夫婦高興，因為他們平白地有了一個四歲的兒子，一年以後，他們的小孩也誕生了，是個白白胖胖的小女娃。

現在，林教授的小女兒也會走路了，我們常常看到林教授夫婦在黃昏時帶著他們的兩個頑皮小孩在暨大的草地上玩，他們還養了一隻狗，看孩子們在草地上跑來跑去，有時在追蝴蝶，有時在追校園裡到處都有的白鷺鷥，任人都會打從心靈深處感到溫暖。春天來了，校園裡一百株的羊蹄甲花盛開，林教授的女兒常常在樹下撿從樹上掉下來的粉紅色花瓣，沒有比這個景象再美的了。

我呢？總覺得這個故事發展得太過完滿，世界上不可能有這樣完滿的故事的。有一天，我閒來無事，將整個故事從頭到尾想了一遍，然後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林教授。

不久，電話鈴就響了，林教授說他要到我研究室來看我，我知道為什麼他要來，他是來招認了。

我準備了一壺咖啡，林教授喝了一杯咖啡以後，坦白地承認孩子當初沒有叫他爸爸，孩子走失了，在哭。林教授問他爸爸在哪裡，孩子說：「爸爸走了。」然後又告訴林教授他的媽媽在加護病房。我們的林教授靈機一動，一面買東西給小孩吃，一面編了一個感人的故事來騙我這個糊塗老頭。他沒有想到我會寄一封電子郵件給他，而這封電子郵件只有一句話：「林大教授，孩子究竟有沒有叫你爸爸？」他一看就知道我已經識穿了他的把戲。

雖然林教授承認他亂編故事，但他仍嘴硬，他說他一眼就愛上了這個大眼睛的小男孩，現在如願以償地結了婚，也做成了孩子的爸爸，可見他的規劃多偉大。他只有一個疑問，我如何知道他亂編故事的？

我告訴他，他的故事自始至終沒有人證，他和我講孩子叫他爸爸的時候，聲音極小，旁邊的人都聽不見，那個小男孩正全神貫注地吃冰淇淋，所以也聽不見他未來的爸爸在說什麼。最嚴重的是：他說有一位胖女人用傘打他，那天是冬天，天氣非常好，沒有雨，太陽也不辣，沒有人會帶傘的，這是他故事的一大漏洞。

林教授表示他不在意我拆穿了他美麗而充滿愛心的謊言，卻不知不覺地又倒了一杯咖啡喝，其實他多多少少有些緊張的。

至於林太太呢？她說她早就知道林教授在亂編故事，她之所以好久沒有和林教授結婚，也就是因為林教授特別會亂編故事，有的時候，她簡直弄不清楚林教授講的是故事，還是事實。那個事件以後，她發現林教授心腸非常好，只是有時有點狡猾，可是狡猾都是為了開玩笑，沒有任何惡意，他的想法是一個如此有慈悲心的人，將來一定會是個好丈夫，於是就結婚了。果真，林教授不僅僅是個好丈夫，也是個好爸爸。

所以，我錯了。世界上的確可能有完美事情的。林教授自以為他聰明過人，只要能編出一個將未婚妻騙得團團轉的故事，一切就很美滿。其實不然，他的故事發展得如此之好，是因為他是個好人，好人常會有美滿家庭的，以後我要常常將林教授的故事告訴我的學生。告訴他們一定要先做一個好人，然後自然會有一個美滿家庭。